

娛樂

天地線

▶《容易受傷的女人》某程度可說是焦媛人生的縮影

焦媛人生夢未圓

當從北京來香港尋夢的女孩，遇上金牌經理人，彼此之間會衍生出一個怎樣的故事？這是棟篤笑音樂劇《容易受傷的女人》的劇情，但同時也包含了女主角焦媛成長真人真事。於是，看這齣載譽重來的音樂劇，亦等於透視焦媛的人生，她在回顧過去一個階段的自己時，也容許觀眾沿着時光隧道探索她的奮鬥經歷、與本地文化的融合，以至她與已故父親之間的感情。

將於本月十三至十六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作二度公演的《容易受傷的女人》，是「焦媛實驗劇團」出品，由高志森與王嘉翊執導、焦媛與張達明主演，預計演出六場。故事講述北京少女與經理人從互相排斥到惺惺相惜的經過，帶出人生的無奈、快樂與悲傷。透過女孩的經歷，觀眾將可窺探這異鄉來客對香港人的看法、以及本地文化如何影響她與家人的關係，甚至是她的愛情觀、生活與工作的態度。此劇以焦媛本人從北京來港生活的故事為藍本編成，劇中她會親自演繹二十多首陪伴她成長的王菲金曲，以表達喜怒哀樂的不同情感，並向她的偶像致意；而鬼馬笑匠張達明將主力負責穿插其中的棟篤笑部分，為全劇增添新鮮感。

受父親影響

焦媛說，《容易受傷的女人》的故事有部分是真人真事，她將自己的人生經歷編寫成劇中內容，是希望藉此紀念已逝的父親。「我自演藝學院畢業至今剛好十年，畢業時正值爸爸離世，十年後的今日，我已擁有屬於自己的『焦媛實驗劇團』，算是在舞台界有了一點成績。此刻，我的感覺就像是一個階段的終結，所以我希望可以藉此紀念爸爸，同時作爲自己一個小小的回顧。」

她憶述與父親相處的點滴時說：「修讀演藝學院時，我還只有十八、九歲，處於反叛階段，整天只顧排戲及演出，經常早出晚歸，與家人的關係很疏離。有一天，我收到來自爸爸的一封信，就像劇情編排那樣，他在信中問我是否不開心，大家的溝通又是否有問題；那一剎那，我真的感到很慚愧，因爲我發現家人原來是如此關心我。」她續說：「我其實是受爸爸的影響而入行的，他本來是一位京劇老倌，但由於香港沒有京劇，他

爲了生活只好轉到工廠工作，我覺得他很受委屈，所以一直都有個心願，就是要延續他的演藝夢，爲他掙回一口氣。劇中有一幕講述我小時候學京劇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我的確有學過基本功架，但沒有學過京劇唱腔，小時候我很喜歡看爸爸演京劇，他的演出很有氣勢，十足大佬倌風采。」

加入棟篤笑

父女情無疑是《容易受傷的女人》裡的重要靈魂，此劇在本年六月首度公演時，劇團方面就曾經進行了一個問卷調查，了解觀眾反應。她說：「調查發現，這個音樂劇喚醒了很多人，促使他們重新思考與父母的關係。其實除了工作及名利外，家人也很重要，我們應該時刻關心父母，而非只在母親節與父親節才跟他們吃一頓飯。」爲了將一段父女情處理得更好，令它看來更具娛樂性而不過分傷感，導演高志森加入了張達明的棟篤笑。「他認爲，純粹只談我與爸爸的感情，會變得太感性和悲傷，鑑於入場的觀眾有很大一部分是OL（Office Lady），所以他建議增添一些娛樂性。最初，我也擔心在歌劇裡加入棟篤笑會弄得不倫不類，但完成第一場演出後，我便看到當中的化學反應。」

焦媛在舞台上作品衆多，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四年間先後以國、粵語演出的百老匯名劇《蝴蝶春情》（內地譯《蝴蝶是自由的》），就令她廣受香港與內地劇場觀眾注目。當年，《蝴蝶春情》曾在香港、澳門、內地十一省共三十市及新加坡巡迴公演，總場數超過一百五十八場，創下了香港製作舞台劇演出場次的最高紀錄，她亦憑此劇兩度獲提名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蝴蝶春情》令她在珠江三角洲打出名堂，即使遠至上海亦有人認識；本月底，《容易受傷的女人》亦會在內地公演，並再次重臨珠江三角洲，今年稍後時間，計劃演出的劇目還有《金鎖記》，明年另會有巡迴演出，看來她帶着自己的藝術進軍內地，已是指日可待的事。

「內地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地方，有更大的空間供我們這一群舞台劇演員發展。」

「我是一個勇於嘗試的人，希望這齣劇可以讓內地觀眾看到我在性感大膽以外的另一面，就以我唱王菲的歌爲例，往高志森製作的音樂劇，都只是唱一些已故

歌手的作品，從沒有人試過演繹一位仍然在世的近代歌手的歌。成立「焦媛實驗劇團」只是我在劇壇發展的第一步，未來我想進一步吸納更多的觀眾，希望下一個十年，我能夠做到每次演出不只有萬多、二萬觀眾，而且有可以媲美電影票房的入座率。」

愛情屬次要

一直以來，她在舞台上予人的感覺都是自由奔放與前衛新穎的，談到拓展內地市場會否影響她的風格與創作，她說：「內地的舞台界比香港還要開放，在香港走性感路線，可能會有人不認同，但內地就剛好相反，觀眾會很受落，懂得賞藝術作品來看，評價也很正面。」

她坦言，香港的舞台界並沒有很多像她那樣不介意大膽演出的女演員，但強調所謂「大膽」，是有內容和視覺上感覺的分別的。「我並非每次都會刻意作大膽演出，只是我喜歡的劇目不少都比較前衛而又沒有人演過，所以才會給人很大膽的感覺吧了。當年演《蝴蝶春情》時，我只不過露了背部及胸圍，大家已經覺得很不得了，但其實百老匯的演出中，很多男、女演員都是全裸的，這便是國際性與地區性演出的分別，在香港觀眾眼裡，我的演出是超級大膽，但在百老匯觀眾的眼裡，這根本不是一回事，大家在這方面是應該放眼神界的。」

男友高志森的無限支持，令她得以全力發展自己深愛的舞台事業，在愛情與麵包兼得的情況下，問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她笑說：「家庭與事業始終是我的第一位，之後才是愛情。如果我的伴侶不能尊重我這個次序，那就只好說再見，幸好我的另一半跟我的意向一樣，所以我們的感情才可以一直維持至今。」

文：小 O



▲焦媛
小時全家福

▶焦媛愛情事業兩得意



慧眼識破宣傳伎倆

經常在不同報章看到關於電影市場的文章，但大部分是行外人，經常有不符實況的分析。最後某報一篇「××哲語」，其推論錯漏百出，不過他的推論卻來自電影人的「偉論」，那兩位電影人其實是在宣傳他們自己的電影或他自己的公司。作者認爲資料出自電影人，必萬無一失，不知道是電影和電影業的宣傳伎倆，隔行如隔山又一例證。

話說有某電影要用數千萬去搭一個九十年前的中環景。導演堅持沒有這樣的場景就寧願不拍，但以往的市場沒法支持多於四千萬的製作，所以十年來此計劃沒有進行，到現時在內地終於可承受過億投資的電影才可開拍這電影。其實以往李連杰主演的電影《投名狀》、《功夫之王》都已經是過億的投資，因爲李連杰的片酬已是千萬美元。至於成龍的大部分電影都是過億製作。所謂「內地終於可承受過億投資的電影」的意思是，該名導演的這部作品有信心在內地收回成本，粗略計算就是有三億票房。

要做到內地票房有三億才可收回成本是不划算的投資。馮小剛的電影收三億票房就賺了大錢，所以他拍的電影不需要等待內地電影市場可承受一億投資才拍。說穿了其實這種論調是強調該電影製作成本過億，而且該中環場景看不見，文章作者卻視爲一個市場的轉變。

該文作者還引用某內地電影投資者在一中國電影產業研究報告發表的言論加以發揮，推出奇怪的結論。那位電影投資人說：「二〇〇九年是真正內地重創作主導。內地的題材、故事，然後請香港的製作人來完成。」這位仁兄還以《葉問》爲例，說明「其實」是內地題材和內地故事，真是天大笑話。

《葉問》上畫的第一、二周就是因爲內地觀眾不大認識這人物以至票房不佳，後因口碑帶動才收過億票房。葉問前半生在內地生活，卻因其徒弟李小龍而成爲香港家傳戶曉的人物，《葉問》故事內容大部分是創作的，而且監製、導演、編劇和演員都是香港人。要是《葉問》是內地題材，《黃飛鴻》一百多部電影都是內地題材，即是說五十年前香港電影已拍「內地題材、內地故事」了。文章作者沒有調查研究就亂下結論說香港只是提供資金，不是主導創作和製作。可惜的是報章的編輯亦是外行，對於某些電影人的宣傳手法和錯誤之論一無所知，成就了一些知情人嗤之以鼻的「另類」文章。

田 力

影視縱橫

今年是林黛逝世四十五周年，香港電影資料館將於八月中旬舉辦專題活動，展出其生前文物和放映多部經典作品，除了讓喜愛林黛的觀眾可以重溫這位四屆

「亞洲影后」的風采外，也可以透過這些文物感受龍纏

動對妻子林黛的一片深情。

談到林黛，大家提及最多的是《江山美人》、《王昭君》、《白蛇傳》、《寶蓮燈》、《不了情》、《藍與黑》等，這些都是她演藝事業最輝煌時期留下的作品，不但爲她贏得多個獎項，也奠定她當年在國語片女演員的一線地位，其中以《江山美人》最爲突出。」李翰

影圈傳奇話林黛

祥導演，林黛主演，靜婷幕後代唱」這個組合，成就一個時代的黃梅調傳奇。

她在這些影片中多扮演悲劇角色，不論是歷史人物，或患絕症的歌女，以至不幸淪落風塵的女學生，都要爲了家國及心愛的男人而犧牲奉獻，她將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發揮得淋漓盡致，銀幕上下，同聲一哭，牽動萬千觀眾的心；最近重新翻閱有關林黛的照片和劇照，發現不論是古裝或時裝扮相，在她眼角眉梢之間，總流露出一種不盡的英氣和淡淡的哀愁，彷彿是她演藝事業的真實寫照。

她最初加入影圈時的作品如《翠翠》、《漁歌》、《杏花溪之戀》、《金蓮花》、《金鳳》等，多演繹純

真可愛漁家女、爽直活潑北方大姑娘，一派天真活潑的個性，極討觀眾的歡心。在嚴俊和李翰祥的幫助下，她在短短的幾年間，就盡情發揮其演藝才華的潛質，演技漸見深厚和有層次，並在一九五七年以《金蓮花》首獲「亞洲影后」的獎項。

在這些早年的影片裡，還有機會聽到林黛的歌聲，如《杏花溪之戀》和《金鳳》裡的插曲，她沒有受過正統的聲樂訓練，自然不能和歌星比較，但卻有一種純樸清新的氣質，這些歌曲不少流傳至今，演唱不輟。後來她的演藝事業如日中天，就沒有再演唱電影歌曲，而交由靜婷或顧媚幕後代唱了。

崔 晓

熱點追擊

聽藝壇前輩說往事，是有情味且富溫馨的歷程，機緣巧合，應邀出席姚莉姐的黃金約會，這個午間茶敘已持續多年，是她與好友歌迷聚首的歡樂時刻。姚莉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每星期天守完聖日，便到銅鑼灣這間西餐廳茶敘，她的特區專怡都是餐廳爲她預設的。

今次的約會還多了一位特別嘉賓顧媚姐，兩位當代的紅歌星固然熟絡，論起輩分，怎麼說呢？姚莉是顧媚的偶像，亦會爲她監製百代唱片。姚莉的偶像呢？她說是周璇，周璇前夫嚴華對她曾予提攜，亦師亦友的恩情永存心底。

姚莉侃侃而談：「我喜歡聽周璇的歌，也講不出原因，她的歌聽來很舒服，唱悲歌又令人很動心。周璇她這人很好，肯畀意見後輩，從不擺架子……顧媚的歌也很好，我第一次聽她唱歌，覺得她的國語很好，歌唱得很有味道，人是聰明好學。」

她身邊的顧媚對這位師姐是敬愛有加，認真說道：「我就只有一個偶像，是姚莉，當初也是聽她的歌爲主。」

「她呀！」姚莉說時深情看着這位她眼中的後輩，說着：「我丈夫離開我時，我好傷心，好不捨得與我相處已有六十年的老伴，她專程由加拿大飛過來陪我，很難得！」

聲影留情

已屆九十歲的姚莉姐，提攜過不同年代的後輩，也提到黎愛蓮（Irene Ryer）。

Irene未出道時，還在英文書院讀書唱聖詩班，那時我見她長得漂亮，歌又悅耳，介紹她入百代灌唱片，後來她是唱西曲成名。在她發生那次意外（一九七九年遭人擲火盤毀容），我聽到這消息很難過，後來她復出唱旺角的餐廳，我有去捧場並有鼓勵她，現時也有保持聯絡！」

姚莉姐又說：「與李香蘭（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原名山口淑子的歌演紅星）仍有通電話，她也近九十歲啦！當年哥哥（姚敏）常去樂宮樓夜總會聽歌，李香蘭也有在那裏，有晚還請她飲酒。」

樂宮樓也是當年顧媚曾駐唱的表演場所，我想起顧媚在自傳中曾提及。基於姚敏太太對丈夫的誤會，也因而影響顧媚與百代的合作，至一九六七年她將近退出樂壇期間，才有機會爲百代灌碟，而實情是姚敏與李香蘭有段難忘的感情。

時光倒流至上世紀中葉，又返回現代。

優質藝術是經得起時代考驗，姚莉舊曲輯成的《姚莉最愛的歌》最近新輯錄推出市場，還包括：《春風吻上我的臉》、《大江東去》等名曲，這裡頭開首的引言：「生命不在乎長短，在於是否有意義……」

眼前的老友敘舊場面，是富足、是恩眷，我是感受到。

席間有超級fans出席茶敘前，大抵是知顧媚會出現，很有心思搜購顧媚曾經幕後代唱的黃梅調電影《趙五娘》黑膠碟，畀她過目，還特別翻製一張CD相贈留念。

「這張碟我都未見過！」顧媚好奇的拿着這張珍藏細看，復唏噓道：「戲是由我幕後代唱，但當年宣傳的文字從沒提我的名字，只當是主演的李媚兼唱插曲。」

往事如煙，但情與藝俱難磨滅，聲與影的留存是印證曾經歷過的黃金歲月，前輩的集體回憶，凝聚當年的溫情暖意。

周 淩



▲姚莉（右）與顧媚感情非淺